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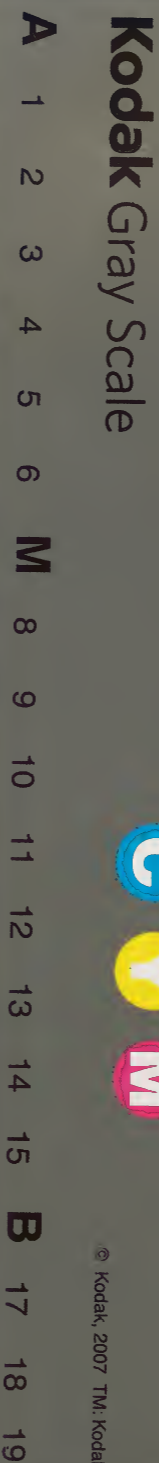
書蔡傳旁通

四中

漢書門類			
二〇六三	函	號	
一三九	架	冊	
五八五	冊		

內閣文庫			
二〇六三	函	號	漢書
一三九	架	冊	
五八五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063	
冊數	505	(205)	
函號	309	1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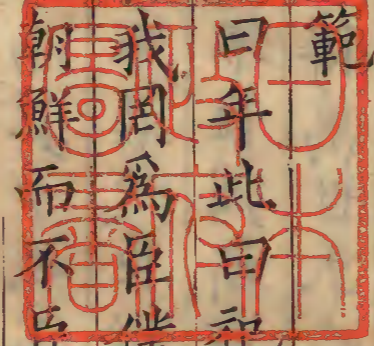
書蔡氏傳旁通卷第四中

淺草文庫

洪範

商曰祀周曰年此曰祀者因箕子之辭也箕子嘗言
商其淪喪我周為臣僕史記亦載箕子陳洪範之後
武王封于朝鮮而不臣也蓋箕子不可臣武王亦遂
其志而不臣之也

唐孔氏曰此經文言非直問答而已不是史官敘
述必是箕子既對武王之間退而自撰其事故孔
傳特云箕子作之又云商曰祀周曰年此周書也
秦誓稱年此獨稱祀此篇蓋箕子所作箕子商人
故傳記引此篇書皆云商書是箕子所作明矣愚



按左傳襄二年云商書曰無偏無黨意夫子未定
 百篇之前此篇雜商書中自經夫子之手然後定
 為周書以繼武成之後歟今觀箕子有不可臣之
 實預言罔為臣僕一也紀周之年而稱祀二也對
 武王不稱王而曰而曰汝三也特以斯道之在已
 舍武王無可傳者不得已而授之此武王之問固
 難其辭而箕子之荅尤難其辭也武王之訪即孟
 子所謂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者新安陳氏
 曰箕子不臣周所以正萬世君臣之大法其陳洪
 範所以傳萬世天人之大法也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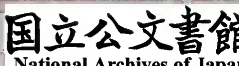
朝鮮

漢樂浪郡故朝鮮國也周秦時與中國絕武帝元
 封三年始開寰宇記云平州盧龍縣有朝鮮廢城
 即殷箕子受封之地今平灤路盧龍縣也
 彝常倫理也所謂秉彝人倫也

朱子詩傳云秉執也彝常也言天生眾民有是物
 必有是則蓋自百骸九竅五臟達之君臣父子夫
 婦長幼朋友無非物也而莫不有法焉如視之明
 聽之聰貌之恭言之順君臣有義父子有親之類
 是也是乃民所執之常性也愚按武王所問箕子
 所對其指彝倫蓋合一本萬殊之理言之天地之
 常經古今之通義近而五常之性散而萬事萬物

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者皆在其中矣蓋五行五
 紀在天之彝倫也五事八政三德在人之彝倫也
 皇極在君在民之彝倫也稽疑在事在物之彝倫
 也庶徵福極天人感應之彝倫也推之而彌滿六
 合卷之而退藏於密達之而亘古亘今一散為萬
 萬會于一其大無外其小無內體用兼該顯微無
 間此其所以為常理此其所以為洪範歟
 蓋曰洪範九疇原出於天鯀逆水性汨陳五行故帝
 震怒不以與之此彝倫之所以敗也

鯀治水九載不能順水之性而疏導之乃以土塞
 其下流夫水性潤下不得其性則必橫流逆決而
 為害甚矣夫五行之序水居其首而土居其終當
 鯀之施工而水土墮塞是汨陳其五行也蓋水得
 其性地平天成然後木火相生金土呈露而稼穡
 以成焉今五行既亂則萬物失宜民生不遂舉凡
 彝倫之當然者皆斃敗而不敘矣夫以鯀之方命
 圯族斃敗彝倫得罪于天宜上帝之震怒也羽山
 之殛舜固誅之然舜之誅之也可怒在彼已何與
 焉故鯀之殛理之所當怒也理之當怒即上帝之
 所怒也然觀箕子之論謂之彝倫攸斃可言也謂
 之帝乃震怒亦可言也孰從而知九疇之將畀而
 不畀哉蓋於禹而後知之也禹使水火金木土穀



惟修而昇九疇則汨陳五行者之不得昇從可知矣雖然當陶唐之盛於變時雍之際又何彝倫之斃哉此無他非言朝廷也蓋言水患之甚為民害也五行既汨九功未敘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甚憂之此彝倫之所以斃也豈必綱常絕滅而後謂之斃哉

禹順水之性地平天成故天出書于洛禹別之以為洪範九疇此彝倫之所以敘也彝倫之敘即九疇之所敘者也

孟子曰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故君子以人治人則治水者亦當順

水之性也先天之位山澤通氣凡天下之水皆出於山而天下之山皆起於西北蓋艮居西北而兌居東南則天下之水必源發於西北之山而委趨於東南之澤者是水之性也天地定位去古未遠神聖繼作財成未備是以水之在地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當唐堯之際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泛濫衍溢懷山襄陵四海一壑仁人之所惡而帝堯之所憂也舜使禹治之禹知水勢所激在龍門呂梁之間乃先經始壺口等處以殺下流之勢然後治梁及岐鑿龍門疏底柱使大河西來盤束於山峽間千數百里不致橫流逆



決然後迤邐東行各循其道河水既定餘川尚多
 禹之施工皆自下流疏濬其壅遏分別其枝派故
 自冀而兗而青而徐此自北而之東也自徐而揚
 荆由東而南也自荆而豫由南而至於中土也自
 豫而梁雍又由中土而後至西北也蓋天下地勢
 西北至高東南至下芒芒禹跡必先經理其下流
 而後浚滌其泉源此所謂順水之性也豈若鯀之
 墮塞汨亂之為哉禹也能行其所無事以蓋前人
 之愆善莫大焉且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
 萬物資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惟能生覆而
 不能成載故盈天地之間者必麗乎土昔也洪水

為患莫不昏墊今也水患既去地勢已平而天之
 所生者可以成遂矣如六府孔修三事允治皆是
 也莫大於天地使天不成而地不平天地亦無如
 之何也一禹之功上極乎天而天者成下蟠乎地
 而地已平窮高極遠而深厚莫測推而放諸四海
 而四海準垂之萬世而永有所賴是則功侔造化
 道通神明固能使天不愛道地不愛寶穹示效靈
 而川嶽貢珍者也昔者伏羲在御龍馬已嘗負圖
 出河矣伏羲因之而畫八卦禹之功業充塞天地
 而垂諸無窮者如此寧不有感而致盛時之嘉瑞
 乎故洛水之涯天地之中也陰陽之交也風雨之

會也有神龜焉乃能於此負書而出許氏說文云書者如也又云著也蓋天地之理與數著見於此而又克如禹之志也伏羲仰觀俯察不待河圖而畫八卦而龍馬出河之數自合於先天之圖故謂之河圖大禹地平天成不待洛書而敘九疇而神龜出洛之數自合於洪範之書故謂之洛書箕子乃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夫既非人力之可致也則不曰天錫而謂之何哉洪範之訓是為大法彝倫之訓是曰常理禹之所以為大法者其存神過化亦已久矣於今而有觀於龜背之數自一至九是何神也天不言豈有世人之字以為書哉特所

具者數而已數之所存理之所寓也聖人以常理寓諸法天以常理寓諸數理同則道無不合矣是故禹也別龜之數敘吾之範龜有九數範有九類九類既彰萬理咸備故曰彝倫之敘即九疇之所敘者也九疇敘於聖人九數闡於洛龜倫既敘於疇而數壹寓於書故後世即謂九疇六十五字為洛書本文也吁是豈可以易言哉

世傳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即洛書之數也

此據龜體記之戴九九數近首也履尾也近尾有一數也左三右七三近左脇七近右脇也二四為

肩二近前右足四近前左足也六八為足六近右後足八近左後足也又有五數居正背此當補五數居中一句始備本數嘗詳言之自一至九而五數居中五者數之宗也一者其始而九者其究也龜背之文分居九位而五為之宗則五九者龜書之大數也自一至九積而計之凡四十有五則為五者九為九者五也然則九者九疇之所以分而五者又九疇之所宗也五不著則九不敘故汨陳五行則彝倫攸斁也何以言之道之大原出於天彝倫者天命之所付也天道之運莫過於五行五行者造化功用之原也在洛書具五行之全數在

洪範貫五行之宗旨其一六者水也二七者火也三八木也四九金也五居中土也此具五行之全數也一五行五氣運於天而五材生於地也二五事五行之發於人也五皇極五數之御於君也稽疑卜五事物吉凶之先見也八庶徵天人休咎之感應也此貫五行之宗旨也洪範九疇而貫五行者五位焉故初一日五行而不言用無所往而不用也是孰有大於五行哉且九數之位崇陽抑陰一為陽之始故居下九為陽之極故居上五為陽之中故居中三在五前為陽中之陽故居左七在五後為陰中之陽故居右一三者水木之生數自

北而東陽生於子誠之通也九七者金火之成數
 自南而西陰生於午誠之復也二四六八是為陰
 偶分居四隅不敢抗陽也六居一西八居三北四
 居九東二居七南陰隨陽後各從其類也水一加
 火二為三三加木三為六六加金四為十十加土
 五為十五十五則無以復加矣故洛書一二三四
 五之積為十五義畫以一極兩儀四象八卦合之
 亦十五然洛書之十五陽之積也義畫之十五陰
 之積也陽則周流而無窮陰則一定而不易故洛
 書縱橫錯綜皆十五而為十五者有九以橫計之
 二九四四九二各為十五一也七五三三五七各

為十五二也六一八八一六各為十五三也以縱
 計之二七六六七二各為十五四也九五一一五
 九各為十五五也四三八八三四各為十五六也
 以斜計之二五八八五二各為十五七也四五六
 六五四各為十五八也以錯計之正之一三隅之
 二四以及中五又虛中而七跨八九跨六各為十
 五九也愚故曰五九者龜書之大數也雖然十五
 一八二七六四三八則未嘗有五豈土居於中而
 不及四圍乎曰不然一與四自為五二與三亦為
 五土固無所不在也一六為水數六退五即生一



加五即成矣是水之生成不離乎土也二七爲火
數七退五即生二加五即成矣是火之生成不離
乎土也三八爲木數八退五即生三加五即成矣
是木之生成不離乎土也四九爲金數九退五即
生四加五即成矣是金之生成不離乎土也土得
一四亦生二三亦生合一二三四爲十而後成也
水火金木生於土之先成於土之後土生於四者
之後成於四者之先所謂土得一四亦生二三亦
生者一四合五金生水而金枯也二三合五木生
火而木燼也金枯木燼皆爲土矣洛書無十數一
二三四之積是爲十不待更著十也此洛書所以

具五行之全數而洪範所以貫五行之宗旨也朱
子易學啓蒙云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
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
以四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
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其皆以五居中者何也曰
凡數之始一陰一陽而已矣陽之象圓圓者徑一
而圍三陰之象方方者徑一而圍四圍三者以一
爲一故參其一陽而爲三圍四者以二爲一故兩
其一陰而爲二是所謂參天兩地者三二之合
則爲五矣此河圖洛書之數所以皆以五居中也
又云洛書以奇數爲主故其中之所以爲五者亦

具五奇數之象焉其下一點天一之象也其左一點天三之象也其中一點天五之象也其右一點天七之象也其上一點天九之象也又云洛書之運行則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右旋一周而土復克水也又云洛書之縱橫十五而七八九六迭為消長盈虛五分十而一含九二含八三含七四含六參伍錯綜無適而不遇其合焉此變化無窮之所以為妙也又云聖人則河圖者虛其中則洛書者總其實洛書之實其一為五行其二為五事其三為八政其四為五紀其五為皇極其六為三德其七為稽疑其八為庶徵其九為福極其

位與數尤曉然矣又云洛書而虛其中五則亦太極也奇偶各居二十則亦兩儀也一二三四含九八七六縱橫十五而互為七八九六則亦四象也四方之正以為乾坤離坎四隅之偏以為兌震巽艮則亦八卦也河圖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五十為土則固洪範之五行而五十五者又九疇之子目也是則洛書固可以為易而河圖亦可以為範矣又安知圖之不為書書之不為圖也是其時雖有先後數雖有多寡然其為理則一而已但易乃伏羲之所先得乎圖而初無待於書範則大禹之所獨得乎書而未必追考於圖

爾且以河圖而虛十則洛書四十五之數也虛五則大衍五十之數也積五與十則洛書縱橫十五之數也以五乘十以十乘五則又皆大衍之數也洛書之五又自含五則得十而通為大衍之數也積五與十則得十五而通為河圖之數矣苟明乎此則橫斜曲直無所不通而河圖洛書又豈有彼此先後之間哉西山蔡氏云古今傳記自孔安國劉向父子班固皆以為河圖授羲洛書錫禹關子明邵康節皆以十為河圖九為洛書蓋大傳既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洪範又明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而九宮之數戴九履一正龜背之象也惟劉

牧意見以九為河圖十為洛書託言出於希夷既與諸儒不合並無明驗漢書劉歆云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九疇是也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關子明云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邵子曰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放於此平方者洛書之文禹箕敘之而作範也愚又按蔡氏撰皇極內篇數為一書以為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於是其有範數圖八十一章章八十一變共六千五百六十一變曰洛書者數之原也余讀洪範而有感焉上稽天文下察地理中參人物古

今之變窮義理之精微究興亡之徵兆微顯闡幽
 彝倫所敘秩然有天地萬物各得其所之妙
 此九疇之綱也

朱子語錄云此是箇大綱目天下之事其大者大
 槩備於此矣又云此是人君為治之心法周禮一
 書只是箇八政而已又云洛書本文只有四十五
 點班固云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古字畫恐自有
 模樣但今無所考漢儒說此未是恐只是以義起
 之不是數如此蓋皆以天道人事參互言之五行
 最急故第一五事又參之於身故第二一身既修
 可推之於政故八政次之政既成又驗之於天道

故五紀次之又繼之以皇極居五蓋能推五行敬
 五事厚八政修五紀乃所以建極也六三德乃是
 權衡此皇極者也德既修矣稽疑庶徵繼之者著
 其驗也又繼之以福極其善惡之效至是不可加
 矣又云初一次二此讀豆也全讀是以一二為次
 第不見洛書本文又不見聖人法象之義故後人
 至以此章總為洛書本文皆為句讀不明也王太
 古見易云範疇有九合乎河圖之綱數王氏以九
 數為河圖範
 之子目五十五合乎洛書之目數王氏以十
 數為洛書五行有
 五事有五政有八紀有五皇極居一德有三卜五
 占二休徵五咎徵五福極共十一總五十有五疇

有九而五行不言用虛一者體猶太極也目五十
 五而皇極不言數虛一者理猶太極也昔禹之謨
 九功其六府以水火金木土穀為序自上克下河
 圖九宮之文也及敘九疇其五行以水火木金土
 為序依天一地二之次洛書五位之文也其序禹
 貢又準洛書以北東南中西相生為序先冀州於
 北次兗青徐於東水生木也又次揚荆於南木生
 火也又次豫於中火生土也又次梁於西土生
 金也若此者非規規求以合之也合乎理故合乎
 圖合乎書無往而不合也

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人合矣

輯纂引真氏曰五行者天之所生以善乎人者也
 其氣運於天而不息其材用於世而不匱其理則
 賦於人而為五常以天道言莫大於此故居九疇
 之首五事天之所賦而具於人者貌之恭言之從
 視之明聽之聰思之睿皆形色中天性之本然也
 必以敬用之則能保其本然之性不以敬用之則
 貌必慢言必悖視聽則昏且塞思慮則粗且淺而
 本然之性喪矣五者治心治身之要以人事言莫
 切於此故居五行之次愚按以五事參五行者言
 人之貌言視聽思正與天之水火木金土相配合
 也詳見本疇

四十三
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

一曰食主於稼穡必因春之發生夏之長茂秋之成遂順天時而施人力然後稼穡可成焉二曰貨以五金爲富必因天地之所產而人取以爲貨焉三曰祀必因天地鬼神爲物之體而不可違故祭祀以報其本焉四曰司空主平水土必因天時地利而使四民各得其所焉五曰司徒教以人倫必因天敘天秩而教民明善以復其初焉六曰司寇掌邦禁必因天討有罪而施刑焉七曰賓必因天地之蕃毓而後嘉會以合禮焉八曰師必恭行天罰以誅鋤暴亂焉此所謂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

天也民以食爲天故以食爲首而又曰農用焉

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

天之爲象以日司晝以月司夜以星辰司位次南北二極示人以樞機東西升沒示人以運動日月之會示人以晦朔晝夜長短示人以寒暑周匝示人以朞歲中星之移示人以躔度斗杓之指示人以月建天之所以示人者可謂至矣在乎人之所以推測而合之耳故聖人制爲曆數之書詳步占之法以求其所以合乎天者焉故曰五紀曰協所以合天也

皇極者君之所以建極也

皇者君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也人君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則當以一身為四海之標準無所不用其極使民皆仰望而取則焉故皇極曰建所以立極也

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

聖人之德有常凡民之德則無常也無常則為變惟聖人為能隨其變而應之必至於治而後止故曰三德曰又所以治民也

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

人心不能無惑惟天可以為人心之準天者理之所由出也理明則惑祛矣然天不言理無跡聖人必假著龜以前民用而使民聽命焉以為之準故曰稽疑曰明所以辨惑也

庶徵者推天而徵之人也

雨暘燠寒風五者皆天之所為也人君必因而反之於己以省吾所以感召之者如何蓋聖人無一時而不戒無一事而不戒天人感應之機必有攸在也故曰庶徵曰念所以省驗也

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也

五福者人之所嚮也故因以為勸六極者人之所畏也故因以為懲人君而能建其有極則保佑命之自天申之凡民而能錫汝保極則惟天惠民惟

辟奉天天人之間有感必有應者如此夫
 本之以五行敬之以五事厚之以八政協之以五紀
 皇極之所以建也又之以三德明之以稽疑驗之以
 庶徵勸懲之以福極皇極之所以行也

本之以五行則承天意以從事敬之以五事則身
 修而道立厚之以八政則萬事得其宜協之以五
 紀則四時得其序此皇極以之而立也又之以三
 德則俗化日以厚明之以稽疑則事理日以著驗
 之以庶徵則戒懼日以謹勸懲之以福極則善惡
 之效不可誣矣皇極之行其備於此矣

水火木金土者五行之生序也天一生水地二生火

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

太古王氏曰五行之生成以奇偶為天地也以先
 後為一二也太極渾然初無象數因氣成質先後
 可紀生之類水最先故曰一數奇而陽故曰天火
 之生次水故曰二數偶而陰故曰地木金土又次
 之故曰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語其生則
 土最後蓋有水火木金而後土有以為質語其成
 則土才具而四者皆因以成土又因四者之生以
 為成本無六七八九十之序也原其生則有是先
 後之序耳生之者奇則成之者偶生之者偶則成
 之者奇蓋獨陽獨陰不能以生成也夫所謂水最

先者物靜而動氣以潛潤呵而雨喑而涎悲而泣
 愧而汗北牡之交感果實之包含其初皆水也濕
 之氣鬱於陰則熱故火次之熱與濕相搏持則凝
 故木次之俄而堅強不撓故金又次之四者俱備
 相與沖和故土居其中故曰一水二火三木四金
 五土也水火木金非土不能以有成故生成之數
 水之一加於土五則為六火之二加於土五則為
 七木之三加於土五則為八金之四加於土五則
 為九土之五不待加五也以上加土如塗附塗吾
 知其必不然矣然則土之成數曷為而成十哉全
 水火木金之生即土之成數蓋一二三四之積即
 十數也愚按此論甚精可以發明九宮無十數也
 又蔡傳引疏文微著為次之說亦可與此互相發
 也

潤下炎上曲直從革稼穡

東齋集傳云潤下潤濕而下流炎上炎熱而上升
 曲直謂生而曲與直從革謂可因可革種曰稼斂
 曰穡

作為也鹹苦酸辛甘者五行之味也
 輯纂引夏氏云五味必言作者水之發源未嘗鹹
 也流而至海凝結既久而鹹之味成則鹹者潤下
 之所作火之始然未嘗苦也炎炎不已焦灼既久



而苦之味成則苦者炎上之所作木之初生金之初鑛土之始稼穡亦然

五行有聲色氣味

五行之聲水羽火徵木角金商土宮也五行之色水黑火赤木青金白土黃也五行之氣水朽火焦木羶金腥土香也

以性言也以德言也

潤下炎上曲直從革而謂之性者是就水火木金之體而言蓋四者形而後有此氣質之性也稼穡而謂之德者稼穡本言五穀五穀乃養人之具非言土之為體於土而有五穀之可稼可穡焉是土

有此養人之德也故不可以為性也

貌言視聽思者五事之敘也

其次敘與五行同動容貌發言語視色聽聲思其所思皆人事也故謂之五事

貌澤水也言揚火也

精之潤澤者為貌如水之浸潤故屬水氣之發揚者為言如火之炎上故屬火又貌者精之榮也故為水言者心之聲也故為火

視散木也聽收金也

目內實而精散於色故屬木色之華彩者莫如木也耳內虛而氣接於聲故屬金聲之遠聞者莫如

金也故木實則色茂眼實則視廣金虛則聲揚耳
虛則聽收

思通土也

心者一身之主宰萬事之本根也心者思之體思
者心之用五事之有思猶五行之有土也水火木
金皆不可無土貌言視聽皆不可無思故論語云
貌思恭言思忠視思明聽思聰思於貌言視聽無
所不在故土於水火木金亦無所不有故以思屬
土也勉齋黃氏云水貌雨太陰火言暘太陽木視
燠少陽金聽寒少陰土思風也通乎四者而不同
焉

恭從明聰睿者五事之德也

德者所得之理所謂有物必有則也貌自得恭之
理言自得從之理目自得明之理耳自得聰之理
思自得睿之理皆天性之本然人事之當然也
肅又哲謀聖五德之用也

恭從明聰睿本得於天故為德之體由是作肅作
又作哲作謀作聖則德之用也蓋貌本具恭之德
而乃不能作肅是有體而無用也用不行則體亦
無自而立苟貌而作肅言而作又視而作哲聽而
作謀思而作聖則恭從明聰睿五者之德無不備
於我而為有德之人矣顧在所以作之如何耳作

字是用之行處又按五事貌居其首蓋貌總一身其德主敬是敬又為五德之原也故曰敬用五事如下文農用八政以食為首故曰農用

食者民之所急貨者民之所資故食為首而貨次之愚按八政皆為民而設故五事指名三事指官而不及冢宰宗伯司馬民莫急於食貨故首列之在周禮則食貨掌於天官祀掌於宗伯此分言食貨則不及統率百官之事獨言祀則不及朝廷禮樂之事司空安居四民司徒教民五典司寇禁民姦慝皆切近民事者賓如鄉飲鄉射之類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本屬司寇今析言之則不及朝覲

會同之事師如五人為伍守望相助之類不言司馬則不及陳師鞠旅之事蓋民生日用食貨既足然後修祀事定居室教以孝悌禁其姦慝會賓友尚往來然後能親其上死其長也治民之序固如是若主朝廷布政之職則有不盡於此者禮樂大事而不舉焉愚固以八政皆為民而設也注疏亦云如鄭王之說自可皆舉官名何獨三事舉官也蓋八政主農而言非謂公家之事耳

歲者序四時也
歲者天時之一周故正其歲在於序四時四時得其序而後歲功可成也

月者定晦朔也

歲統時時統月時有三月故三月為天道小變之節不可差也在於定晦朔而已晦為前月之終朔為後月之始每於日月所會之辰定之則十有二月不差矣

日者正躔度也

在天為度在歲為日躔者日行於度也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日行每與月會則為一月一會之期二十九日四百九十九分十二會而成一歲則日行之度尚餘十日八百二十七分謂之閏餘積之三歲則置閏月以貯之故日行惟在於正躔度躔度既正則日月之會無先後之差而餘分之積免失閏之謬由是曰月曰歲皆可協矣

星經星緯星

經星貼天不動凡內官外官二十八舍皆是也緯星麗天而行如杼之緯帛水火木金土五星是也夜則仰觀而識之後倚北極前定昏旦二中伺察五緯晨夕遲疾順逆伏見彗孛流隕皆謹視之以奉天戒

辰日月所會十二次也

自亥枵至娵訾各有界限夜考中星知日月之行

度以追計其所會而定晦朔弦望必於辰推之則歲月日皆可定矣詳見堯典

曆數者占步之法所以紀歲月日星辰也

史記太史公曰神農以前尚矣蓋黃帝考定星歷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堯立羲和之官明時正度年者禪舜申戒文祖云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由是觀之王者所重也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蓋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返本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於諸侯愚按占步之法歷代不同三代不可考矣後世作者莫善於唐一行大衍曆法其詳具載唐史今之授時尤精焉

皇君建立也極猶北極之極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

朱子皇極辨曰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故自孔氏傳訓皇極為大中而諸儒皆祖其說余獨以經之文義語脉求之而有以知其不然也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以極為在中之準的則可而便訓極為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為天極脊棟之為屋極皆然而禮所謂

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於皇極之義為尤近顧今之說者既誤於此而并失於彼是以其說展轉迷謬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即如舊說姑亦無問其他即經文而但讀皇為大讀極為中則夫所謂惟大作中大則受之為何等語乎今以余說推之則人君以眇然之身履至尊之位四方輻輳面內而環觀之自東而望者不過此而西也自南而望者不過此而北也此天下之至中者也既居天下之至中則必有天下之絕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修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準卓然有以立乎天下

之至中使夫面內而環觀者莫不於是而取則焉語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為仁者莫能加也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為孝者莫能尚也是則所謂皇極者也由是而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考其禍福於人如挈裘領豈有一毛之不順哉此洛書之數所以雖始於一終於九而必以五居其中洪範之疇所以雖本於五行究於福極而必以皇極為之主也極者福之本福者極之效極之所建福之所集也人君集福於上非厚其身而已用敷其福以與庶民使人人觀感而化所謂敷錫也



陳和先

朱子又云人君能建其極則為五福之所聚而又
 有以使民觀感而化焉則是又能布此福以與其
 民也愚按極本於理福原於氣極建則福集者蓋
 理順而氣亦順耳記曰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
 也人君以皇極為訓而庶民行之則庶民亦受其
 福矣君人者豈他有所謂福以付畀之哉
 庶民與有位之人而無淫朋比德者惟人君為之極
 而使之有所取正耳

下文言有猷有為有守此庶民之無淫朋者有能
 有為此正人之無比德者人民二字分言甚明諸
 說要以蔡傳為正新安陳氏曰作有扶植振起之

意建立作興大略相似不建不作則斯道廢墜矣
 帝念哉之念

言人君於有猷有為有守之人念之而不忘當如
 帝舜之念臯陶也

歸斯受之之受

言民有未合於善不陷於惡人君所當受之蓋如
 孟子所謂逃楊墨而歸儒者有可與為善之機也
 故歸斯受之

見於外而有安和之色發於中而有好德之言汝於
 是則錫之以福而是人斯其惟皇之極矣
 朱子又云夫人之有能革面從君而以好德自名

陳和先

則雖未必出於中心之實人君亦當因其自名而與之以善則是人者亦得以君為極而勉其實也新安陳氏曰而康而色傳辨皆作民言孔氏謂汝當安汝顏色以謙下人兩而字皆指武王言假容色以俯就誘掖人則人心感發無隱於君曰我所好在德君則尤當迎其善意而錫之福也蓋攸好德為五福之一實福之本也愚按此說儘善而朱蔡並不孔從者蓋經文此一節本說庶民有此三等所當念之者是中人以上有可見之德者也所當受之者中人之資可與進德者也彼安和其色自謂好德者中人以下者也朱子所謂革面從君

者謂如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汝則錫之福者與其過而棄之寧若過而與之人君於此三等或念之而不忘或受之而不拒或錫之而不吝則時人斯其惟皇之極而無不勉為善矣如孔氏之意止言念之受之兩等總以謙下之而錫之福也如此則中人以下之資皆棄於聖人陶冶之外矣下文尚言無虐瑩獨況於革面而知以好德自名者乎此朱蔡不從孔氏之言也瑩獨庶民之至微者也高明有位之尊顯者也各指其甚者而言

瑩獨微賤無善可錄又出於上文三等之下人之

所易忽者也高明尊顯聞望久著又出於有能有為之上人之所易畏者也於此無虐而無畏焉則抑揚予奪之間其必有道矣在三德之疇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是也此一節兼言民人又以榮獨為庶民之微者故以結上章之末高明為有位之尊者故以冠下章之首也朱子辨中併下文至而邦其昌解之謂君之與民一視同仁凡有才能使皆進善則人才眾多而國賴以興也與蔡傳不同此言有位者也

此亦分三段者第一段言在位而又有才智施設使羞其行則是嘉其已善而益進其後效也第二

段言富則方穀貧則陷罪是中人在位者必養其恒心而後責其善行也第三段言無德而錫福者是謂用咎蓋爵罔及惡德之義也誠以列于庶位之人善惡有未易先知者必考其實而黜陟之也詳此民人兩章各分三節其論人君升降予奪之權既明且嚴誠以居上御下威福在己一失其道則下不得所其將何以建其有極而使民人皆錫汝保極哉又按其作汝用咎朱子謂至於無好德之心而後始欲教之以脩身勸之以求福則已無及於事而其起以報汝惟有惡而無善矣蔡氏謂則為汝用咎惡之人愚謂作起也咎歸怨也如

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之意謂於無德之人若錫之福祿則人皆起而歸怨於汝矣

陳和先

此章蓋詩之體所以使人吟詠而得其情性者也性字下當補之正二字性與氣雜情與欲流未必皆正故皇極之君以彛理爲訓惟欲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耳愚又按此章有戒辭有勸辭上六句用無字者所謂戒之以私而懲創其邪思也下六句用王字者所謂訓之以極而感發其善性也前言無偏陂好惡禁止之意重後言無偏黨反側禁止之意輕蓋人慾之萌能遏之於心則及其既發自然中節而無事禁止之嚴矣方會其有極也必指

其所當行者故曰遵義遵道遵路遵而不失則自忘其傾邪狹小之念矣及歸其有極也莫不識其正大之體故曰蕩蕩平平正直如行者之赴家而自達於公平廣大之域矣始而行道終而造道皆以人君爲標準而自求至極之理於吾心也故在君曰建其有極在民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所有者各有其有耳非人有之而已獨無也又非得他人之所有以爲己有也合而來也各有其有來而至也同有其有此皇極君民所以相與之盛歟與周禮太師教以六詩者同一機而尤要者也

春官太師云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

頌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愚按太師教詩而本之以六德是固可以融會性情而興起志意然三百篇之多一言之要在思無邪而已曷若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使人諷誦之間恍然而悟油然而得者故比之六詩雖同一機括而尤為切要者也

曰者民之辭也謂之父母者指其恩育而言親之意謂之王者指其君長而言尊之意凡民之所以有生者父母也父母有我合天地之氣以成形具天地之理以成性然父母之所以恩育我者其初惟能保此天地之氣而使形體之長

茂爾其賢不肖固未可必之於後日也有聖人焉繼天立極是彝是訓能使天下之民皆有以明天地之理以全其固有之性則其教誨式穀有父母之所不能備者於是時也服膺皇極之訓親近天子之光皆曰生我者父母也而能備教育之恩者吾君又為一父母也則其歡欣愛戴之私不極其歸往之辭不止也故曰以為天下王夫自古未嘗一日無王也而得民之尊已者為難惟以德行仁者而後天下以為王也蓋生我者一家之父母也而建其有極者天下之父母也為天下之父母則天下之赤子皆往歸之不謂之王而謂之何哉箕



子之為是言以天下之公義而推望於武王者深矣

正直剛柔三德也

三德一疇須分君民之別然後義明

正者無邪直者無曲剛克柔克者威福予奪抑揚進退之用也

此三德之在君者所謂為政以德德者出治之本也人君道全德備剛柔正直各臻其極隨所遇而應之爾

彊弗友者彊梗弗順者也變友者和柔委順者也沉潛者沉深潛退不及中者也高明者高亢明爽過乎中者也蓋習俗之偏氣稟之過者也

此三德之在民者并正直為三德人君能建其有極故三德皆吉凡民有氣稟之殊習俗之異故正直之德甚少而剛柔過不及之德甚多皇極之化所以抑揚進退者皆欲過不及者之歸于正直也故平康正直無所事乎矯拂無為而治是也

正直即前所謂王道正直是也平康即前所謂無反無側後所謂家用平康是也在下者無反側在上者惟正直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正直之用一剛柔之用四也

正直用之於平康剛柔用之於習俗之偏氣稟之

過者也習俗之偏言習於彊而偏於剛習於變而偏於柔氣稟之過謂所稟沉潛而過於柔所稟高明而過於剛

聖人撫世酬物因時制宜

平康強梗委弱有舉世而然有一家一國而然有一身一時而然聖人抑揚進退威福予奪所謂酬物制宜者也

三德又用陽以舒之陰以斂之

三德在君皆主於治民在民各從君所治民所習者剛或所稟者柔則君皆以剛克之民所習者柔或所稟者剛則君皆以柔克之陽以舒之者言變

友柔克沉潛剛克皆人君之所予也陰以斂之者言強弗友剛克高明柔克者皆人君之所抑也

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所以納天下民俗於皇極者蓋如此

兩端用中皆借說聖人稟中和之氣三德備具其為治也全體立於此而大用行於彼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或以剛克或以柔克抑其過而引其不及而卒化天下於平康所謂用其中於民也兩端言剛柔也中言正直也聖人豈不欲天下之人皆正直而無所事乎矯拂哉不可必得故盡其撫世酬物因時制宜之妙會極歸極而

終得以歸于聖人之天也故曰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

福威者上之所以御下玉食者下之所以奉上

前皇極傳云作好作惡好惡加人之意也此云作福作威亦以威福加人之意如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之類孔傳云玉食美食也釋文云珍食也

臣無有者戒其臣不可上僭也

禮始諸飲食蓋飲食乃日用之切身者凡臣下僭上威福之外未有不玉食者故以切近者為戒頗不平也

頗普多反與無偏無陂同訓不平舊本作無偏無頗唐玄宗以頗不協義字韻詔改為陂事見郭忠恕佩觿

大夫必害于而家諸侯必凶于而國有位者固側頗僻而不安其分小民亦僭忒而踰越其常

而家而國與皇極疇而邦其昌好于而家同而字皆訓汝彼而邦指周言此國字指侯國言大夫之家諸侯之國而謂之而家而國者蓋王者一統天下諸侯大夫不敢有其室雖寄治於諸侯大夫其實無非天子之家國也天子不能作福作威而使權移於下是自害汝家自凶汝國耳魯用天子之

禮樂其流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陪
臣執國命是其驗也

龜曰卜著曰筮

輯纂引東齋集傳云龜歲久則靈著生百年一本
百莖亦物之神靈者卜筮實問鬼神以著龜神靈
之物故假之以驗其卦兆卜法以明火爇柴灼龜
為兆筮法以四十九著分掛揲扌凡十有八變而
成卦又西山蔡氏云皇極之君以人謀未免乎有
心有心未免乎有私此所以洗心齋戒以聽天命
而無所容其心也擇建立卜筮人者非其人則不
可非其職則不專必得其人而立之然後乃可命

之卜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非細事也
雨者如雨其兆為水霽者開霽其兆為火蒙者蒙昧
其兆為木驛者絡繹不屬其兆為金克者交錯有相
勝之意其兆為土

此五者雖無一二之次然立言自合五行之生序
蓋龜兆隨時而見不如五事有先後之倫也絡繹
孔氏作落驛疏云希疏之意愚按五兆蔡氏與孔
氏所釋大同但孔氏不知為五行之兆耳又疏云
今之用龜其兆橫者為土立者為木斜向徑者為
金背徑者為火因兆而細曲者為水不知與此五
者同異如何又史記龜策傳其兆有首仰首俛足

開足^{音琴}肸^{音琴}之類是漢太卜法其文雖存而今
 之學者亦罕通之又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其經
 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疏云體者
 謂龜之金木水火土五兆之體經兆之體者名體
 為經也占人云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
 卜人占坼注云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坼
 兆疊也體有吉凶色有善惡墨有大小坼有微明
 尊者視兆象卑者以次詳其餘也
 內卦為貞外卦為悔

朱子語錄云貞訓正事方正如此悔吝皆是事過
 後方有內卦之占是事正如此外卦之占是已如
 此二字有終始之意一貞八悔如重乾澤天夬火
 天大有雷天大壯風天小畜水天需山天大畜地
 天泰內體是乾是一貞外體八卦是八悔餘倣此
 左傳蠱之貞風其悔山是也

疏云僖十五年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其卦遇蠱
 蠱卦巽下艮上說卦云巽為風艮為山其占蠱之
 貞風也其悔山也是內卦為貞外卦為悔也筮法
 爻從下起故以下體為內上體為外下體為本因
 而重之故以下卦為貞貞正也言下體是其正鄭
 玄云悔之言晦晦猶終也晦是月之終故以為終
 言上體是其終也下體言正以見上體不正上體



言終以見下體為始二名互相明也
又有以遇卦為貞之卦為悔國語貞屯悔豫皆八是也

晉語云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

韋昭云命筮之辭也

得貞屯

悔豫皆八也

韋昭云內曰貞外曰悔震在屯為貞在豫為悔八為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利

朱子啓

蒙云三爻變則占本卦之彖辭而以本卦為貞之

卦為悔沙隨程氏曰晉公子重耳筮得國遇貞屯

悔豫皆八蓋初與四五凡三爻變也初與五用九

變四用六變其不變者二三上在兩卦皆為八故

云皆八而司空季子曰皆利建侯

舊說卜有玉兆瓦兆原兆筮有連山歸藏周易者非

是

疏云言三人占是占此卜筮法當有三人周禮太

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掌

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三法並

卜法有一人故三人也又周禮疏云其形可占者

其象似玉瓦田之璽罅謂破而不相離也原原田

也杜子春云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

兆有周之兆又云連山伏羲歸藏黃帝鄭玄云夏

曰連山殷曰歸藏皇甫謐云夏人因炎帝曰連山

殷人因黃帝曰歸藏西山蔡氏曰恐非是禹敘洛

書之時未有原兆與周易也

人一從而龜筮不違者亦吉

卜筮有六條第一是大同最吉第二是君從第三卿士從第四庶民從此皆人一從而龜筮不違者為次吉

龜從筮逆則可作內不可作外

是第五條為次凶

龜筮共違則可靜不可作

是第六條最凶

然有龜從筮逆而無筮從龜逆者龜猶聖人所重也故禮記大事卜小事筮傳謂筮短龜長是也

僖公四年左傳云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

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

長杜預注云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

有數龜象筮數故象長數短又朱子語錄云易占

不用龜而每言著龜皆具此理也筮短龜長者謂

龜惟鑽灼之易而筮有扞揉之煩龜之兆一灼便

成亦有自然之易

雨屬水暘屬火燠屬木寒屬金風屬土

按朱子太極圖解水陰盛故為雨火陽盛故為暘木陽穉故為燠金陰穉故為寒土沖氣故為風此序亦與五行生序同

漢志引狐突金寒之言

五行志貌之不恭時則有服妖引左傳閔公二年
 晉獻公使太子申生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
 狐突歎曰尤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師古曰
 金行在西是謂之寒輯纂引新安陳氏曰雨暘燠
 寒吳氏引證其屬水火木金甚當風之屬土獨缺
 其證當如莊子風生於土壤之口及大塊噫氣其
 名爲風證之風爲土氣豈不章章明矣乎又孔氏
 疏云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
 不處故土氣爲風葵初王氏曰吳斗南以雨暘燠
 寒風屬水火木金土引證甚明但風土無所證今
 以孔氏陳氏之說補之極合造化愚按五事思曰

睿睿作聖休徵曰聖時風若蓋思無不通曰睿有
 八風宣暢之象

五行乃生數自然之序五事則本於五行庶徵則本
 於五事其條理次第相爲貫通

一曰水在事爲貌在徵爲雨二曰火在事爲言在
 徵爲暘三曰木在事爲視在徵爲燠四曰金在事
 爲聽在徵爲寒五曰土在事爲思在徵爲風皆自
 然之合也

在天爲五行在人爲五事五事修則休徵各以類應
 之五事失則咎徵各以類應之自然之應也然必曰
 某事得則某休徵應某事失則某咎徵應則亦膠固

不通而不足與語造化之妙矣

愚按蔡氏既曰五事修則休徵各以類應五事失則咎徵各以類應是其失得感應之條緒有不可紊者矣然又以膠固不通而不足與語造化之妙者是何言之相反也此無他蓋言理不可爽事不可泥以深懲漢儒穿鑿之弊以解後世之惑耳前言自然之應者以其理有不可爽故也後言膠固不通者以其事有不可泥故也且經文明言念用庶徵又曰王省惟歲且以五事之得失詳著其效驗如此是固人君之所必當省念而克謹天戒者豈妄為虛文以厚誣天人哉朱子語錄云今人讀

書麓心大膽如何看得古人意思如說八庶徵這若不細心體識如何會見得肅時雨若肅是恭肅便自有滋潤底意思所以便說時雨順應之又時暘若又是整治便自有開明底意思所以便說時暘順應之哲時燠若哲是昭融便自有和暖底意思所以便說時燠順應之謀時寒若謀是藏密便自有寒結底意思所以便說時寒順應之聖時風若聖是通明便自有爽快底意思所以便說時風順應之愚按漢儒以五行論災異正為不知五行五事皆有自然之序而恣為穿鑿之說其言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

則木不曲直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
 火不炎上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
 則稼穡不成好攻戰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
 不從革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
 下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雨厥極惡
 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旤時則有下
 體生上之痾時則有青眚青祥唯金沴木言之不
 從是謂不艾厥咎僭厥罰恒暘厥極憂時則有詩
 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犬旤時則有口舌之
 痾時則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視之不明是謂不
 愆厥咎舒厥罰恒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

羸蟲之孽時則有羊旤時則有目痾時則有赤眚
 赤祥惟水沴火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罰恒寒厥
 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旤時則
 有耳痾時則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水思心之不睿
 是謂不聖厥咎霧厥罰恒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
 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旤時則有心腹
 之痾時則有黃眚黃祥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皇
 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眚厥罰恒陰厥極弱時則
 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旤時則有下
 人伐上之痾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唐孔氏
 曰洪範本體與人主作法皆據人主為說五行傳



曰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五行傳
 伏生之書也漢書五行志云河圖洛書相為經緯
 八卦九章相為表裏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
 敝孔子述春秋則乾坤之陰陽效洪範之咎徵天
 人之道粲然著矣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景武之世
 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宣元之
 後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既福傳以洪範與仲舒
 錯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於春秋意亦已乖矣言
 五行傳又頗不同是以與仲舒別向歆傳載眭孟
 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陳行事迄于王莽
 舉十二世以傳春秋著于篇朱子語錄云伯謨云

老蘇著洪範論不取五行傳而東坡以為漢儒五
 行傳不可廢此亦自是既廢則後世有忽天之心
 先生曰漢儒也穿鑿如五事一事錯則皆錯如何
 却云聽之不聰則某事應貌之不恭則某事應西
 山蔡氏云君即五者之應以察吾五事之得失一
 事得則五事從休徵無不應矣一事失則五事違
 咎徵無不應矣繇墮洪水水失其性爾而五行為
 之汨陳以是理也漢儒不得其意而事為之說驗
 之於古則鑿而不經推之將來則膠而不應又以
 福極強配五行而以弱配皇之不極非鑿歟復齋
 董氏曰仲舒劉向五行傳以五行五事皇極庶徵

福極五者牽合相從至於庶徵分配五福而六極
 衍其一則於咎徵各增其一曰皇之不極厥咎眊
 厥罰常陰厥極弱此則於箕文之外別立此以遷
 就其說其失箕子之意遠矣愚謂洪範九章五行
 居首而其相貫者五事庶徵而已漢儒分析六極
 甚無謂也蔡氏知其牽合穿鑿泥於災異將以防
 人君之失而適以啓世主之惑故深闢之而又以
 其理有不可爽者故以自然之應論之可謂深切
 著明者矣今以經之成文事之定理係其感應約
 為條緒遵蔡氏之旨正漢儒之謬曰天有五行散
 為五氣順則時若逆則恒若人有五事具為五德

修則徵休過則徵咎天人相應理氣存焉大君受
 命欽若昊天建其有極惟謹厥德反躬克念休咎
 靡忒天一生水水性潤下在事為貌在氣為雨貌
 德惟恭貌澤為水恭而作肅時雨順之弗念而狂
 恒雨順之地二生火火性炎上在事為言在氣為
 暘言德惟從言揚為火從而作又時暘順之弗念
 而僭恒暘順之天三生木木性曲直在事為視在
 氣為燠視德惟明視散為木明而作暫時燠順之
 弗念而豫恒燠順之地四生金金性從革在事為
 聽在氣為寒聽德惟聰聽收為金聰而作謀時寒
 順之弗念而急恒寒順之天五生土土德稼穡在

事為思在氣為風思德惟睿思通為土睿而作聖
 時風順之弗念而蒙恒風順之人主一身示天下
 準財成輔相惟明克允匪曰一動厥咎易彰匪曰
 一言厥休永臧誠之於思視聽無違念茲庶徵內
 外兩持惟德惟至惟義惟極居中御外孰曰罔克
 斂茲五福以錫萬邦永孚于休外順內昌上帝降
 監保茲皇極於萬斯年為民之式

王者之失得其徵以歲卿士之失得其徵以月師尹
 之失得其徵以日

王者統卿士卿士統師尹如歲統月月統日故王
 者之省念以歲計之卿士以月計之師尹以日計

之職任愈卑則省念愈詳師尹上之於卿士卿士
 上之於天子天子反躬自省視吾之五事失得如
 何或有大旱淫雨愆陽伏陰之災關一歲之利害
 者王曰是吾之咎也一月之間陰陽不和卿士則
 曰是吾之咎也未及一月以日計之而亦為災害
 者師尹則曰是吾之咎也蓋災害之大者則上屬
 於君其次則係於大臣其次則係於羣臣上下之
 間交相儆戒不敢有一豪忽天之心則必和氣致
 祥休慶駢集歲月日時無所變易而稼穡治功人
 才家國無不各順其宜矣其或玩月愒日昏迷天
 象災眚荐至若罔聞知自下至上互為欺蔽積日

至月積月成歲師尹不致其憂卿士不疚其心天子不能反躬修德遂使日月至歲變其時若百度皆廢休咎所致有如此者可不謹哉

好風者箕星好雨者畢星漢志言軫星亦好雨

此兩字誤漢志

風作

漢天文志云箕星為風東北之星也及巽在東南為風風陽中之陰其星軫也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西方為雨雨少陰之位也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故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言多雨也晉志亦言軫主風

日有中道中道者黃道也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日極南至于牽牛則為冬至極北至于東井則為夏至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則為春秋分

此皆據漢志文愚謂天體至圓非有界限為日月五星之道路也惟有經星綴天不動可借之以誌界限於是記取日所經歷之處周圍有二十八星名曰二十八舍又記取日行之路名曰黃道黃道貫穿二十八舍之間斜繞天腹一日行一周而不及天少許蓋天亦動日亦動皆自東而西天至健一晝夜一周而過一度初不知其為一度也則見日行於內一晝夜恰一周而不及天所攬過者積



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日行恰退過一周遂即其所誌二十八舍分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数之一蓋以日一日不及天少許之處爲一度地位也其黃道既斜繞天腹則去北極自有遠近所謂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者北至者夏至之時也南至者冬至之時也東井本在南方朱鳥七宿中牽牛本在北方玄武七宿中今以夏至日行在人間天北井度近於北極冬至日行在人間天南牛度遠於北極故曰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也東至角爲秋分日行所退之處西至婁爲春分日行所退之處此云東西者則

按天圖言之角在東方七宿婁在西方七宿也又非人間之東西也日至牽牛而爲冬至在東井而爲夏至在婁爲春分在角爲秋分此皆漢歷然也天運於外日行於內每歲有差至八十餘年則差一度唐一行謂堯時冬至日在虛一度及開元甲子却差三十六度自開元至于今又不同矣今則北至井四南至斗初東至軫二西至壁九與漢不同漢歷亦與周初不同也而蔡氏引之者亦示人以歷法大槩使學者知日月之行所以有冬有夏者如此耳

月有九行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

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為九
行也立春春分從青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冬至
從黑道立夏夏至從赤道

此亦据漢志文又按大衍曆云凡合朔所交冬在

陰曆夏在陽曆月行青道

冬至夏至後青道半交在春分之宿當黃道東立冬立夏後青道半

冬在陽曆夏在陰曆月行白道

交在立春之宿當黃道東南至所衝之宿亦如之
冬至夏至後白道半交在秋分之宿當黃道西立冬立夏後

春在陽

曆秋在陰曆月行朱道

春分秋分後朱道半交在夏至之宿當黃道南立春立秋後朱道半交在立夏

春在陰曆秋在陽曆月行黑道

春分秋分

之後宿當黃道西南至所衝之宿亦如之
後黑道半交在冬至之宿當黃道北立春立秋後黑道半交在立冬之宿當黃道東北至所衝之宿亦如之四序在為八

節至陰陽之所交皆與黃道相會故月有九行其

去黃道六度凡日以赤道內為陰外為陽月以黃

道內為陰外為陽愚嘗思之月有九行合洛書九

宮之數分為八節合洛書八方之數每一節四十

五日合洛書之日數五日為一候九候為一節合

洛書九數皆以五為宗也故五九四十五日也一

節四十五日八節各三百六十日為一暮之數也

洛書縱橫十五故月十五日而望也一六配黑道

三八配青道四九配朱道二七配白道五配黃道

六為老陰一合五亦為六在北為立冬冬至八為

少陰三合五亦為八在東為立春春分九為老陽

四合五亦為九在南為立夏夏至七為少陽二合

五亦為七在西為立秋秋分

月行東北入于箕則多風月行西南入于畢則多雨

南字衍文漢志無南字

朱子語錄云問箕星好風畢星好雨曰箕是簸箕以其簸揚而鼓風故月宿之則風古語云月宿箕風揚沙畢是義網漉魚底義子亦謂之畢漉魚則其汁水淋漓而下若雨然畢星名義蓋取此今畢星上有一柄下開兩叉形象亦類畢故月宿之則雨漢書謂月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風者軫是東南方屬巽為風所以好風恐未必然

五福六極在君則係於極之建不建在民則由於訓之行不行感應之理微矣

人君建其有極而民人會極歸極者所謂理一也福有五而極有六者所謂分殊也夫死生禍福貧富壽夭得於有生之初各有一定之分而不可移者今而嚮用五福所以勸善威用六極所以懲惡然則福極果出於人力而不謂命哉曰不然皇極之理與天為一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天之道也天者理之所自出也皇極既建是訓是行此天之所培也嚮用五福固有可致之理也背道滅德自暴自棄此天之所覆也威用六極固有可召之機其福極之本皆原於氣壽得氣之長富得氣之厚

四百廿七
康寧得氣之安攸好德得氣之純考終命得氣之
正凶得氣之暴短折得氣之促疾得氣之疵憂得
氣之鬱貧得氣之薄惡得氣之診弱得氣之衰無
非氣稟之所爲者然氣非理無所主理無不善有
生之後氣拘物蔽在乎善返其初與否耳理順則
氣順順則爲福蓋理之所至氣亦隨之而化故曰
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皇極之君德盛仁熟斂福
於身推以爲訓而與民由之所謂錫福也其或自
外於聖人之天而無攸好德之實則鮮不陷於六
極矣雖然有常有變爲善致福爲惡致禍此常也
盜跖之壽顏淵之夭此變也君子語常而不語變

蓋惟於吾心之天求之輯纂董氏曰自初一日五
行至威用六極禹之本文九疇之經也自一五行
至篇終箕子之敘論九疇之傳也先經以明其綱
後傳以詳其目洪範可得而讀矣蓋天地之所以
爲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聖人不能違也天地以
其氣生育民物而理行乎其中聖人以其理修己
治人而氣參乎上大抵一二三四皆經常之疇法
天以治乎人者也六七八九皆權變之疇即人以
驗諸天者也而五皇極一疇則守常制變之主與
天爲徒爲民之則者也洪範法之大不出九疇外
則彛倫道之常即在九疇中矣舍是何以敘彛倫

哉

書蔡氏傳旁通卷第四中

後學 成德 校訂

